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
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
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
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
其體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
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閒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令予惟恭
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
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
卿有事則爲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爲臨時
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
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不
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

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
軍之眾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
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有扈殘虐生民
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
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
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
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則其爲惡
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
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爲則在人則爲命在師則爲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

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爲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爲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

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啓知德
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
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
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
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勅戎陣如素講者蓋
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
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

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既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己者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

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治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

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於累卵而猶以爲太
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爲有此位者當
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
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
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閒隙彼必投之此
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
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敘雖后羿懷不臣

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爲太康
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
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
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
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僖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
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

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
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
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僂于洛之
汭五子胸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
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蘊
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
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
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
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

所謂其兄轡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尋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
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
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爲邦
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
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
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

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功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卽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

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
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
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
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
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
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
天下爲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爲天下說得近故曾子